

又有梅香染人间

□王 霞

冬天的最深处，楼前的几树梅花烂漫起来。先是蜡梅放香，那黄灿灿的一枝枝半透明的花朵，像最纯净的黄帝雕琢而成。接着红梅也开始孕育花苞，一粒粒扣满无叶的枝头，还有绿萼梅也争先恐后地追赶上来。这样的日子，我常在梅树下赏花，最喜欢的还是蜡梅，萎而不落，真真是“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爱梅之人，古来不稀。“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甘心。只因误识林和靖，惹得诗人说到今。”梅妻鹤子的林和靖爱梅成癖，植梅，咏梅，甚至以梅为妻，写梅更是无数。最为世人熟谙的“众芳摇落独喧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斜横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直写

出梅的绰约风姿与高标俊格。

把梅写得最长的当属苏轼。“年年芳信负红梅”，春遥迤而梅盈盈欲开。一个性急的春信使者跃然眼前。而三春盛日，“梅花开尽百花开”，梅落姹紫嫣红处。长长的一个芳非时节，全是梅的主持。

“万树寒无色，南枝独有花。香闻流水处，飘落野人家。”读到明代通润的这一阙早梅，就亲切地感受到那个不登高堂，不堕红尘，清静山野处悠然自放的那一枝，该是何等飘逸出尘却又亲近随和的梅性。

印象中写梅最深情的李清照。这位词唐宋苑中寂寞清幽的一枝，才气横溢，芳华百代，却身逢乱世。一生坎坷的她酷爱梅花的，最愿与梅为伴。在她的诗词中，从“庭院深深深几许”中的“浓

香吹尽有谁知”。到“雪里已知春信至，香脸半开娇旖旎”。再到“玉瘦香浓，檀深雪散。恨探梅又晚”。梅花宛若一位冰清玉洁的姐妹，清姿出尘，遗世独立。

易安最人人心的写梅佳句当是“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

伴着一曲幽怨梅花落的三折回环。惊破“梅心”吐蕊放香，给词人孤寂的闺中增添了盎然的春意。每每读到这里，都忍不住再三吟哦，眼前似乎一位素衣玉人，竹笛漫横，笛声中梅瓣如雪、如霞，片片飘落，随风流转于这个清冷的季节。

还有那古琴之梅花三弄。

南宋的爱国主义词人洪皓出使金国时，曾被扣留十余年，面对种种威胁利诱，他始终不屈不降，保持着高尚的民族气节。历尽苦寒最后才得以返回

南宋。临行前，他写下了《江梅引·忆红梅》一词，其中有“断回肠，思故里。漫弹绿绮，引三弄，不觉魂飞”的句子。遥想那时，洪皓得知自己将返回故里，思绪万千，情难自己，操起绿绮古琴，借一曲《梅花三弄》，赞颂梅花的傲霜凌雪，寄寓自己的坚贞不屈，并以回忆江南的梅花来寄托自己对南宋的深切怀念之情。

梅花落，声声吹奏人间别离苦，落尽怨愁离绪。梅花三弄，箫琴应和，铮铮之声宣示凌霜傲寒之气节。

这梅的生命，就是从长长的寒冷中汲取一丝丝温暖，凝结成一簇簇的热望。在最是百花寥落之时，用短暂的盛放号令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人们也从梅的身上看到了顽强高洁的力量，随着梅花的开落，走入春天。

捧书人对一帘冬

□钱国宏

失去了“溜号”的机会，那书读起来就专注而亲切，津津有味且饶有兴趣。每一段文字都那么真实而清晰，每一篇文章都那么亲切而高雅；放身书卷，泛游古今，仿佛生命都被书卷过滤了，唯有真诚与美好留在了心间。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闲是冬日读书的另一佳境。冬日，天地大闲，心境小闲，无春种之急，无秋收之累，守着一年的收成，温着酒，捧着书，沉入一种境界，“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此时读书，完全不必拘泥于种类，更宜抛开

功利繁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大学中庸，经史子集，但能养精蓄锐，增知扩目，即可。亦不必过目成诵，记取一二当然最好，阅后了无痕迹也无不可。以闲适的心态去读闲书，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一份千金不易的惬意和乐趣，所谓“读书有味心忘老”、“抛书人对一帘冬”，书与意境，灿若桃花。

“茶亦醉人何必酒，书能香我不须花”。冬日读书，注重的是一个“宜”——环境随意，状态随意，书随意，人更随意，厕中默读，可也；凭案坐读，可也；榻上轻读，可也。“坐则读经史，卧则读

小说，上厕则阅小辞”，口吟三曹诗句，心念李杜文章，于悠然中体味文章之韵味，于品咂中领会文字之妙处。诚如林语堂大师所说：“读书没有合宜的地点与时间，一个人有读书的心境时，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读书。”

“坐对韦编灯动壁，高歌夜半雪压庐。地炉茶鼎烹活火，一清足称读书者。”寒冷的冬季，为读书人营造了一方绝妙的精神家园，也孵化出了一个温暖而甜蜜的梦想。所以，走进冬日，捧起书本，未及展读，心便已经暖且醉了。

鸡联趣话

□付秀宏

鸡联，是吉祥的风吹出来的，是机智的才情创造出来的。这样的文化情韵，不只是鸡年里才有。鸡联的笑意，绽放着旧文人的喜怒哀乐，他们已经把动感的词语浸进情境中去了。

“一顶红冠头上戴，锦衣不用剪刀裁。”这副联对生动形象地描绘了雄鸡的华美与霸气。雄鸡又称打鸣鸡，是乡野村居晨时的报时工具，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言“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

四川古蔺县有个悦来旅店，当年是同盟会的联络点，该旅店有联曰：“驷马频来，交通湘桂滇黔客；雄鸡一唱，惊醒东南西北人。”这样的联语，颇显弄时势、挟风雷的人生抱负。

李铁夫先生是老同盟会会员，曾撰有一联：“万象更新，蜀山青，江水碧；雄鸡一唱，天下白，东方红。”联语讲究遣词造句，选用适当的方位词、颜色字，对仗工稳，情境迷人。而“象”、“鸡”之语活用典故，真乃妙不可言。

鸡联常常借用诸种动物的姿态把理想和现实诠释成一段段、一截截有滋有味的生命情调，像小说、戏曲、书法、绘画一样，写进旺盛的创作豪情中。

唐代田园诗人戴叔伦，幼时生活在一个名叫“白店”的小镇上，常听到家里养的白色公鸡在早晨叫个不停，触景生情，于是吟出上联——白店白鸡啼白昼，该联连用三个“白”字，戴叔伦久思不得下联。半个月后，黄村一位秀才约他去喝酒，时值黄昏时分几条黄狗正对着落日狂吠，戴叔伦看后高兴地一拍桌子，说：“有了，我有下联了，黄村黄犬吠黄昏。”秀才听罢解释，连连称赞。

鸡联的出笼，其实就是观察与顿悟的结晶。相传有一位中医晒草药，其中有一味剧毒的乌草头。不知何时一只乌鸦来寻食，啄吃了乌草头，不一会儿便耷拉着头，好像醉了酒。这时有个秀才路过，见此情景念口占上联：“乌啄乌头乌头醉。”一个月后，秀才在鸡冠山上向一户人家借水喝，看到公鸡在鸡冠山的苗圃里刨食，遂触动文思，得到绝妙的下联：“鸡刨鸡冠鸡冠摇。”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明朝文学家祝枝山，一日与朋友聚会于杭州，一友见屋北角宿一鹿，便出了上联：“屋北鹿独宿。”大家想了半晌，谁也对不出下联。时值午时，溪西边的几只雄鸡突然同时啼鸣，祝枝山灵感顿发，对出了下联：“溪西鸡齐啼。”此联不仅“动物”对“动物”，“景色”对“景色”，“方位”对“方位”，而且“多字同韵”，恰到好处，堪称绝联。



铜官山

金鸡报晓

苗青摄



喜迎新年 谢成龙 摄

沙漠玫瑰

□夏爱华

在非洲的热带沙漠中，生活着一种矮草。如果你把它拔起，随便扔到一个地方，任它在那里待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当你再次看到它时，它早已成了一把枯黄的野草，死去一般。可当你把它放入水中时，就可以看到它的复苏，几个星期后，它甚至比你第一次见到它时美丽千倍。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沙漠玫瑰。

也就是从读到这段文字的那天起，心里就对沙漠玫瑰记得很牢，总在心里想象它的模样。

生日那天，朋友送我一盆沙漠玫瑰。惊喜万分之余，我又没有了自信。因为事实上，我养花从来没养活过，到头来全死了。朋友说，没事儿，沙漠

玫瑰耐旱，不娇气，很好养的。我把沙漠玫瑰置于电脑桌上，倒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翠绿的叶子，看上去生机勃勃。盛花的花盆也很讲究，六角形的瓷制品，白底色上刻着优雅的唐诗，还有兰花图案。

一周后，我想该给花浇水了，就浇了一点水。结果是，叶子慢慢枯萎，随后全掉落了。光秃秃的枝干令我好伤心。看着已经枯萎的花，觉得实在对不起朋友的好意相赠。于是，怀着伤感的心情，把它移到阳台一角。

没想到，几天后，偶然去阳台小坐，竟然发现它长出了一片新叶。我惊奇无比，欣喜若狂，立刻重新把它放到电脑桌上，天天看着它，茁壮成长。绿

色的叶子一片片萌生，沙漠玫瑰奇迹般活了过来。原来，沙漠玫瑰特别耐旱。如果一次性浇水过多，就会泡烂花根。于是我决定一个月只浇一次水。

沙漠玫瑰，真的不娇气。我喜欢它，因为它的适应力很强，并且耐得住寂寞。它像一个品格高洁的人，自由地，快乐地生活，于人世間，几乎不奢求什么。它的坚韧，它的独立，自强，让我敬佩。

前段时间，沙漠玫瑰开花了。鲜红妍丽，形似喇叭，形态别致，灿然生辉。久久凝视着它美丽的身姿，一颗心仿佛清澈的高山雪湖。与它相伴的日子，也变得芬芳无比，沉静隽永。

人与花，是一种缘。钟情沙漠玫瑰，我的心，静谧安详。

年，是故乡的滋味

□杨勤华

那时候我还年少
不晓得
春天的脚步已经走到枝头
纵然河边的杨柳向我招手
我也无心理会
可我在数着日子
一天天的盼着
盼着过年的时刻
那些盼望的日子
有糖果的香甜
有鸡块的味美
有气球的飘飞
有鞭炮的清脆
还有邻家小妹
甜甜润润的歌曲

满目的红色
满街的喜庆
满面的笑容
满屋的亲戚
崭新的对联
崭新的衣服
崭新的压岁钱
还有崭新的祝福语

过年，就在这浓浓的气氛里
显现出了它独特的魅力
我沉浸在如汤汁一般的年味里
一双懵懂的眼睛里
充满了渴望和贪恋

一头乌发的年轻母亲

抚摸着我最稚嫩的小脸
将我轻轻推到门框前
我仰起头 惊喜地扭头高呼
——阿妈！我又长高了一截

父亲的脸上满是红润
嘴里喷出浓浓的酒气
没有鱼尾纹的眼睛满是欢喜
浅淡硬硬的胡茬扎在我的脸上
我摇晃着挣扎
——阿爸！好疼好疼

走在大街上
每一个我认识的人
都是一副舒朗慈善的笑脸
走进每一户邻家
都慷慨得极尽所能
肚子里填的饱饱的
口袋里装的满满的
我嘴里的话语
也变得好甜好甜

那些天不用做寒假作业
那些天不怕犯错误挨罚
那些天跟着父母拜年
要去许多的亲戚家
那些天
我更可以同小伙伴们疯玩疯耍
那时候，我最大的心愿就是
过年的时间长一些，再长一些
那时候，我最盼望的就是
我要快快的长大

大红灯笼高高挂

□刘福田

领略着步步褪色的年景观娱，陶醉于渐渐浓烈的花灯渲染，欣赏着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心暖这一民俗，感觉在节日不能缺席这红红火火的喜庆氛围。我对正月十五“大红灯笼高高挂”情有独钟。

童年有过许多贫穷无奈的记忆，但每年的元宵节，父亲都要选一根笔直的细白杨，在院子里竖起一根高高的灯笼杆子，然后把自己用红纸扎的大红灯笼，用红色染制的细麻绳系到杆顶，别有一番景致。那时的老家，只有元宵节的夜景是有着几分朦胧的通明，一小段红蜡，一个造型各异的纸灯笼，映照着孩子笑靥肆意的小脸，在漆黑漆黑的夜色里，总是那么格外抢眼。每当我家被点亮的那串大红灯笼系到高高杆顶的时候，小院的茅草屋、高高的柴草垛、肃静的羊棚、欢闹的猪圈，便都被笼罩在一片祥瑞氤氲的红光之中，整个院舍都感觉变得暖融融的。时至今日，每每回味心头依然不舍

暖意缭绕。

童年穷困的年代，既买不起灯，也无处去买，各家各户全都是弄张红纸自己糊。尽管材料匮乏，技术拙劣，糊出的灯笼圆方不周、拙劣可鉴，但一经高高地挂起来，红光燃亮夜色，片刻间便满堂温情、熠熠生辉，喜气洋洋，给困窘的人们增添了不少的好心情。

目睹现在，日子都过好了，无论身居繁荣的城镇，还是富足的农村，这临近元宵的时节，满街的红灯笼大放异彩，期间不乏那带电声动的更让最流行的歌曲，充盈喧闹在这城乡的春天里。那种直冲脑门儿的喜庆劲儿，把你平日积攒的那些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爱恨情仇，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每个人满身心都沉浸在福祉憧憬的美好里。

“正月里，正月正，正月十五挂红灯”，这老歌里虽然有 rap 的新调，全然一直这么响亮的流唱着。那火红的灯笼里绽放着美好花朵的芬芳，弥漫着和煦宜人的阳光，蕴藏着纯净如水的心灵，盎然着勃勃生机的希望。

杀年猪，儿时最美的乡愁

□詹敬鹏

千百年来，我国对过大年（春节）是最重视的。所以，在我们铜陵农村老家至今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老人盼插田，小人（孩子）盼过年。每到农历过大年之前，在铜陵农村都有“杀年猪”的风俗。可以说，乡下人家过大年，是一定要杀猪的。

曾记得，每年开春的时候，我和母亲一道挑着柴禾到古镇大通街上卖掉后，就从集市上挑回一头十来重斤的小猪仔回家饲养，打猪草的任务除了母亲，就落在我的肩上。每天，母亲用打来的猪草，有时用捡来的黄菜叶和着米糠作为猪食，一日三餐地喂养着。

腊月刚过，小猪仔成了一头大肥猪。母亲说，这头猪不少于有两百来斤，过年能杀了。于是乎，这头两百来斤的年猪，便成了我们家过年的重要物品组成，我们兄弟三人的新衣裳都得靠卖了猪肉后添置，过年的腊肉也得靠杀了这头年猪才得以晾晒，至于亲朋好友来往的送礼物品，也还得靠这头年猪的“奉献”。完全可以这么说，这头年猪，几乎是承载着母亲一年极大的期待和完美的理想。

在整个腊月里，最为吃香是杀猪匠。我们村的杀猪匠是姓方的父子俩，一进腊月，农户请他父子俩杀年猪都要排着队。我们生产队这一年杀年猪的不下20户，安排了两天时间，由于母亲打招呼比较早，姓方的父子俩把我家安排在第二天的第二家。

那年的腊月又特别冷，生产队里的大人、孩子们都躺在被窝里不愿早起的。可是我家要杀年猪了，母亲和大哥只得早早地起床。躺在温暖被窝里的小弟和我也无法按捺内心的好奇，不顾天寒地冻，也要起来凑个热闹。只见母亲打开了家门，和大哥一起把一切杀猪需要的物件准备好，然后从墙角抱来一大堆柴禾放到厨房，准备烧一大锅开水备用。此时，灶间的火苗哗哗啦啦地发出响声，偶尔还能听到呼呼的火苗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吹旺灶间的

火。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只等着姓方的父子俩从第一家杀完年猪后来到我家，杀年猪的程序便进入了倒计时。

母亲在锅里烧好了一大锅的开水后，并没有停下手中的活计，依然洗涮着，忙碌着，她要给姓方的父子俩和前来帮忙的乡亲们准备“杀猪饭”呢。这样，年猪杀好后，姓方的父子俩和前来帮忙的乡亲们便能吃上一顿美味的杀年猪大餐呢。我和小弟更是不例外。每年的寒冬时节，我和小弟翘首以盼的除了过年的新衣裳，还有便是家里杀年猪时能吃的“杀猪汤”大餐了。

姓方的父子俩力气真大，我家养了三百多天，有二百多斤重的猪，三下五除二的就被弄到杀猪凳上，只听得一声凄厉的嘶喊，不过两三分钟，猪便完全不能动弹了。于是，姓方的父子俩开始了庖丁解猪的程序，而我的母亲这边便开始了“杀猪饭”的另一个环节。

在母亲准备的“杀猪饭”中，猪血毫无疑问问成了这次杀年猪大餐的主角。热水煮沸成型的猪血，很快便形成了豆腐模样的猪血块，母亲要做的是以猪血块为主要佐料的“杀猪汤”大餐了。只见母亲把新鲜取下的猪瘦肉切片，以及猪肝切好片用薯粉拌匀放沸腾的开水中静置，再往锅里加上猪血块、姜末，待煮沸然后调味，起锅前撒上一大把葱末点缀，一大锅清香四溢的“杀猪汤”便做好了。

待猪肉处理得差不多了，“杀猪饭”也就正式开始了。我迫不及待要母亲用搪瓷碗盛上满满的一碗米饭，再用一把大汤勺舀上“杀猪汤”淋上，趁着这股热乎劲，大口大口吃着“杀猪汤”浸泡着的米饭，顿时五脏六腑都妥妥贴贴的，舒服之极。

空气中夹杂着乡亲们开怀愉快的笑声，过年的大幕就在杀年猪的热闹声中拉开了序幕。我也感觉到大年真得要来了。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一幕幕似乎还是那样的熟悉，可一切都无法回头。我不念杀年猪，儿时最美的乡愁。